

四川 回答世界

来自灾后重建的报告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主编

朱丹枫 阿来

旷世灾难，点燃旷世爱心，铸就旷世奇迹。当人间大爱转化为具体行动，当生命的内在力量得以具象表达，灾区人民自强不息、感恩奋进的人生乐章从此奏响。





四川 回答世界

来自灾后重建的报告

主 编 朱丹枫 阿 来
副主编 赵 智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回答世界：来自灾后重建的报告/朱丹枫，阿来主编。—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11-3123-3

I. ①四… II. ①朱… ②阿… III. ①地震灾害—灾区—重建—概况—四川省 IV. ①TU982.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4205 号

SICHUAN HUIDA SHIJIE

四川回答世界

来自灾后重建的报告

主 编 朱丹枫 阿 来
副 主 编 赵 智

责任编辑 张春晓 (zcxiao 008@163.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527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123-3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
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

前 言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瞬间撕裂龙门山脉，从震中映秀到汶川北川青川，断裂带绵延300多公里，重灾区10万平方公里，山崩地裂，山河破碎，房屋倒塌，道路阻断，锦绣大地满目疮痍。

四川骤临大难，共和国遭遇国殇。灾难考验民族意志，抗击灾难同样能够锤炼升华民族精神，形成民族精神新结晶。以从容直面灾难，以自信应对灾难，以理性反思灾难，以艺术审视灾难，这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文化体现，更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精神体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5·12”以来，全省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激昂的创作热情，在第一时间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以各种文艺形式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展现大爱无疆的英雄群像，赞美坚忍顽强的生命意志，讴歌崇高伟大的人性光芒，创作生产了一大批生动记录四川人民从悲壮到豪迈壮丽的历程、深情讴歌伟大祖国、伟大人民和川人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些绚丽的文学艺术之花，必将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四川回答世界——来自灾后重建的报告》作为川人自我书写坚强奋起的文学记录，本身就是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产物，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场、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发自灵魂深处的情感自然流露，这里有川人的记忆和诉说，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达观、自强、感恩、奋进、希望……其中蕴涵的丰富的精神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久弥新，历久弥醇。如果说文字的记录和回答是川人的责任，我们更期待这些文字所承载的精神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延续和勃发。

目 录

“5·12”：撼山易，撼成都难	伍松乔 (1)
打开农村财富的大门——都江堰童话	李林樱 (26)
虹口之变	戴善奎 (49)
东汽精神启示录	刘志前 张长春 邓艳梅 (59)
北川有片金融绿洲	曾 斌 向思宇 (82)
北川告诉世界	李永斌 郭志武 (87)
北川双城记——五个孩子的穿越与见证	伍 奕 (111)
安州涅槃	帅士象 (137)
扶立危峰挽狂澜	胥勳和 (150)
李白故里展新姿——江油市牢记总理嘱托、灾后重建取得重大成就纪实	廖伯逊 肖赞梅 王清金 (161)
重生·崛起——汶川县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纪实	李 杰 (173)
解开灾后心灵密码	李林樱 (184)
筑 巢——汶川大地震破碎家庭重组纪实	向思宇 (248)
青川纪事	熊芙蓉 (306)
春去春回	周 敏 (325)
国家高度	王敦贤 张学明 (352)

“5·12”：撼山易，撼成都难

伍松乔

第一节 “金刚不败身” 依然屹立

虽然已是两年过后，仍然不能不从2008年“5·12”说起。

两年过去，逝者如斯，恍若隔世。两年过后，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让我们从“事发”之前的那一天讲起，这普普通通的24小时前，一如既往地洋溢着这座城市的活力——

国际无大事。俄罗斯与北约继续角力，苏丹宣布与乍得断交。伊政府与萨德尔派握手言和。黎真主党武装将首都交回军方。美国选举“超级代表”倒向奥巴马，希拉里气势已显不足，而爱女婚礼上布什和女儿共舞、41岁美国超级母亲怀上第18胎亦成花絮。

11日市区气温最高才29℃，但已被成都媒体描述为“骄阳似火，阳光刺痛了人们的皮肤”。气象台发布12日的预告：白天太阳大，气温仍是29℃。从傍晚开始，有一次雷阵雨过程，西部个别地方午后有阵雨或雷雨。12日晚到13日晚，四川各市州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盆地西部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12日之后两天成都市区将以阴天为主，有小雨，最高气温降到25℃，天气凉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成都动起来”活动举行启动仪式。活动倡议“从我做起”，一同行动，让每个市民都成为文明成都的一张“名片”、一个“窗口”、一个“品牌”。交通、卫生、公安、城管、志愿者、社区、商贸、媒体、通信、金融等10个行业的代表许下了自己的创建承诺。

成都晚报发表《百万蟾蜍“聚众”扰民》简讯。记者张欧11日从省林业厅获悉，5月5日，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群众发现，该村制药厂附近突然出现大量蟾蜍，满地乱爬，“黑压压一片”。

.....

——在此之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爆发。历史定格在这一刻。

短短80秒，山河为之改道，城镇夷为废墟，数百万人命悬一线。北纬31°、东

经 103.4°，中国，四川，汶川，整个龙门山地带，瞬时承载了相当于近千颗原子弹释放的能量。

成都，是距离汶川震中距离最近、城乡居民常住人口 1200 多万人，主城区人口 300 多万人的中心城市。这个“最近”的含义，以市中心天府广场而言，只有 92 公里。而龙门山域的成都一些县乡，和震中区域背靠背隔山相连，直线距离仅仅一二十公里。

大难临头!!

不难理解为什么千千万万的国内与海外电话、短信，第一时间都在心急如焚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成都怎么了??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成两部分，即主城区和龙门山灾区。灾区的情形极为严重，我们将在本文后两节专门讲述。而拥有其主体部分、作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主城区，这颗天府之心的脉搏是否还在跳动呢?

当天的情形，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对震中的揣测，以及救灾的启动，至于成都当时的情状，则不甚了了。然而一个大城市的此时此刻，却不可无记。

我个人的经历可以是一个小侧面——

我家住在离成都闹市区春熙路不远的天涯石东街 10 号四川日报宿舍 24 层顶楼，高高在上。这一天，是我轮休的日子，独自在家，一边看电视一边乱翻书报，自得其乐。

就在那时候，屋子忽然动了起来——先是摇晃，甩来扭去，感觉那幅度有一两米。然后是颠簸，就像身下有匹不受驾驭的野马。摇晃颠簸之中，一人多高的柜式空调，还有饮水机，已被掀翻在地，博古架上的瓶瓶罐罐全部叮当跌碎。室内楼梯脚踏上粘牢的小块地毯，竟有一张被扯开飞到了七八米外。家里那只平时猫步严谨、不苟言笑的白猫“苦瓜”，一下子全然没有了平素的贵族架子，夹着尾巴满屋子乱窜，一溜烟钻到了楼梯下。

这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动作，而是声音——“嘎嘎—嘎嘎”的，和汽车跑高速路下坡路段轮胎与减速槽剧烈摩擦的声音极为相似。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地震，只以为是我们这楼有了问题。平静下来，还到窗口往下看，只见街头挤满了人，比比画画，情绪激动。

手机没有了信号，座机还能用。直到在南京的儿子和在川南富顺老家的妻姐打来电话，这才知道大事不妙。赶忙关好水电气，匆匆安抚一下“苦瓜”，为它备好粮草饮水，十来分钟后撤退。此时，电梯仍正常运行，但大楼已空无一人。

满街都是惊慌的人，不断重复诉说着各自的遭遇与恐惧。随处可见被打断午休穿着短裤的人，甚至还有人身上只裹着一条毛巾。我们宿舍有人被掉下的吊灯划伤了胳膊，所幸没有更多的伤情。

到底怎么了?!

14点55分，一个成都“驾车一族”都熟悉的女声，从每一辆汽车的收音机里传了出来：“刚才大家都吓着了吧，我也感觉到了摇晃。”这是地震发生过后，本土媒体谈到地震的第一个声音，她是成都广播交通台的孙静——后来人们才知道，她从那时开始，50多个小时没有离开直播间，在直播车未准备好的最初两小时，她一直都在大楼里。那段时间余震密集，楼房、办公桌、电脑随时都在摇晃，而听众，几乎全都找到了安全的地方。

街边上、汽车旁和一楼店铺外围满了看电视听收音机的人，新闻信息，此刻，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需要，持续的直播，则更让人关注。

我们全家分散几处，无法联系。当晚，好不容易聚齐之后，装上矿泉水和糕点，开车到城边大道夜宿。周围都是避难的车，不时能听到救护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一辆警车停在不远处，一晚上警灯都在闪烁，而成都交通电台的直播也从未间歇。与人交谈，言必称孙静、宁远（四川电视台最先直播震情、持续在岗的女主持人），两人的姓名，都有一个让人安心的字眼。

这之后的几天，多数人已经回家，而我那24楼想起来便有些后怕，只间隔去给猫儿补充食物。晚上先后在崇州亲家的平房安顿、省科技馆园区自搭帐篷，最后在红星中路经典坐标儿子9楼的家中住下——毕竟少了15层。之后返家，客厅隔墙有几处小裂痕，余震了结后才重新抹上。

报社的年轻人好多去了各地灾区，各部门编辑先是挤在一楼大厅，慢慢又溜回各楼的电脑桌前各自干活，一有动静，立马下楼，往返不绝。最坚定“不移”（也没法移）的是夜班编辑中心，必须出报，而整个系统又在楼上，只能咬紧牙关，听天由命了。我不在一线，非常时期，不能置身事外，在参加了四川电视台先后三个抗震救灾大型节目的策划与撰稿、又和几位朋友一道赶紧出了两本地震书之后，心里稍感平静。家中儿媳，既为4位长辈张罗，更为她班上“49个娃娃”的心理恢复煞费苦心。儿子飞来飞去，过家门而不留，将200吨大米、3卡车救灾物资与一批志愿者送到什邡、绵竹后，又替九寨沟组织了灾后的首个旅游团。

当时的不知所措，回过头来看，却是有惊无险，如此而已，甚至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事情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实际上，彼时彼刻，成都人没有谁知道，一场极其惨烈的巨大灾难，正与自己擦肩而过。

以下汶川特大地震震惊世界的整个灾情数字是后来才确认的——

震级里氏8级，最大烈度达11度，余震3万多次，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10个省区市417个县（市、区）、4667个乡（镇）、48810个村庄。灾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4625万多人，其中极重灾区、重灾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造成69227名人遇难、17923名人失踪，需要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510万人。灾区房屋大量倒塌损坏，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工农业生产遭

受重大损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 8451 亿多元，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举世罕见。

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受灾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

震惊、哀悼之余，不能不为成都庆幸——倘若这座城市未能幸免，那样的浩劫与损失更是难以想象！

“5·12”地震之后，离震中仅 92 公里的成都主城区居然只是摇晃而已，总体上安然无恙，而远在 300 公里之外的广元青川却城毁人亡，更不用说地处中线、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成为“死城”的绵阳北川了。

这不能不让人们去重新认识成都这片土地的奥秘。远古蜀人在寻找栖身之地时，也许是上天的眷顾，也许是先人的智慧，他们找到了这一片拥有金刚不败身的土地。

灾难之后，各种现象、各种推断都指向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事实——撼山易，撼成都难。

其实，这在专家那里，不是新发现。

5 月 20 日，四川省地震局以正式公函的形式，公开答复了成都市人民政府的询问：

成都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请予确认汶川大地震近期余震对成都市主城区影响的函》（成府函〔2008〕45 号）收悉。经我局组织专家慎重研究，判断意见如下：

- 一、成都市主城区不是汶川大地震的余震区。
- 二、余震区发生 6—7 级余震对成都市主城区不会造成破坏。
- 三、成都市主城区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特此函告。

在地震发生刚刚一周的敏感时刻，以如此肯定的语气作出如此确切的判断，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

具体说来，这次大地震的震中位置在汶川县映秀镇附近（北纬 31°，东经 103.4°），余震沿映秀—北川断裂带及相邻区域分布，呈北东 40°方向。主震及余震分布的长度约为 300 公里，规律地排列在活动断裂上。最严重的破坏区域也沿映秀—北川断裂带分布，表明这次地震是龙门山中央主断裂活动的结果。这次 8 级地震的主震和余震区不在四川盆地，也不在成都平原，更不在成都主城区。

6 月 15 日，在成都举行的“汶川大地震与成都地质环境”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宝珺教授发表了更为明确的观点。刘宝珺是中国著名沉积地质学家，曾获由

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 L. A. 斯潘迪亚夫奖，是世界上获此殊荣的第 20 位杰出地质学家，也是中国仅有的一位。

媒体报道说：

刘宝珺教授用图表说明，汶川地震是由印度板块向北推挤，碰到扬子地块阻挡后造成青藏高原隆升，“由于能量和地应力的长期积累，最后在边缘的龙门山断裂带这一边缘的脆薄地带进行能量释放，从而引起地壳变形断裂和地震所致”。

刘宝珺明确指出，尽管相距甚近，但成都所在的扬子地块与周边的造山带是完全不同的地质构造单元，因此对于成都主城区来说都是地震安全区。“扬子地块已经稳定了八九亿年了，这一地块固结很好，对于成都来说就好像坐在钢盆子里一样安全。即使像龙门山断裂带这样的造山带再发生大地震，成都主城区最多也只会摇摇而不会造成大破坏。”

媒体报道之后，引起极大关注与争议。新浪网 6 月 22 日援引《东方早报》的最新采访报道说，刘宝珺重申了他的观点：

“成都处于扬子板块上。扬子板块是一个较老的、固结的稳定地体，地壳厚度平均为 30 公里。扬子板块已稳定了八九亿年了。成都附近的龙泉山有断层，但它与扬子周边的造山带不可同日而语。成都所在的扬子板块与周边的造山带是完全不同的地质构造单元，中间的大断裂就像一堵墙把二者隔开了，即使造山带发生地震，对稳定地台上的成都影响也是很小的。即使龙门山地震带发生大的地震，地震波虽会传过来，有所波及，但影响有限。”

在论坛上，不少专家发表了与刘宝珺相似的观点。

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倪师军等指出，成都和龙门山尽管近在咫尺，但成都和龙门山之间有个由相对松软的沉积物填充的拗陷，能有效衰减来自龙门山地震波对成都的冲击。“由松软沉积物填充的拗陷就好像天然的护城河，可以大大减轻龙门山地震波对成都主城区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成都虽然距汶川地震震中仅几十公里，却没有遭受大破坏的重要原因。反观 1985 年墨西哥发生的 7.2 级地震，距离震中 400 公里远的墨西哥城有 7000 多人死亡，原因在于墨西哥城缺乏成都平原这种特殊的地质构造环境。”

倪师军还说，扬子板块是稳定的地块，四川盆地是稳定的盆地，位于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是稳定的平原。成都主城区地下没有发现大的断层，因此位于稳定的成都平原的成都市主城区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成都的特殊地质构造环境“好比是结实的床架上搁了席梦思，因此，近邻龙门山地震带发生的大地震不会给成都主城区造成大影响”。

而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潘桂棠则如此表述：“成都就是祖宗给我们选

好的恰到好处安全岛。”

在“5·12”一周年的诸多专题出版物和电视片中，以上观点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仅仅是这一次幸运吗？

历史上有关四川地震的记录并不少。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后，专家们遍查有关四川地震的所有历史文献，3年过后印了厚厚的两本书，叫《四川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根据这份资料，从汉代至今的2000多年以来，成都主城区没有发生过一次破坏性地震。四川在近代发生的破坏性地震，基本在川西的鲜水河、安宁河、金沙江和龙门山一带，近的是茂汶、叠溪、松潘，远的是巴塘、泸定、炉霍、理塘、西昌、雅江等。

成都不在地震带上，多数只是受波及而有震感。从唐贞观元年（627）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相应记录有58次。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专门的地震台进行监测，从1958年到1986年的数据为57次，平均每年2次，但不是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在如此频繁的地震中，成都巍然屹立，不禁让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撼山易，撼成都难！

第二节 特殊贡献 成都奇迹

另一种意义上的“撼山易，撼成都难”，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开始，也即刻显现。

5月12日16时40分，温家宝总理从北京起飞，19时10分，抵达成都，20时30分左右，在都江堰就地搭建的帐篷里开始紧急部署抗震救灾，23时45分，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5月13日7时，再次召开指挥部会议。

5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乘专机亲赴四川灾区，5月17日晚，在成都连夜召开抗震救灾工作会议。

——攻坚战役打响！成都成为抗击“5·12”大灾的一线“抗震之都”，在全省的抗震救灾中，发挥着中央和省委赋予的极为重要的“通道、基地、窗口”的枢纽作用，举世瞩目。

震后10分钟，成都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已在位于市公安局的应急联动指挥中心会合，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党政合一、前后对接的指挥体系宣告建立。水电气通讯组、治安交通组、宣传组、医疗救济组、民政工作组等53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500余人，即刻进驻，现场办公，24小时值守、全天候运转的大作战由此开始。

随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赶赴重灾区都江堰市一线，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在市指挥中心保障协调。

5月12日16时54分，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发布：

震情发生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等市领导迅速赶赴市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庚即成立了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全面启动成都市地震应急预案，及时指挥全市抗震减灾工作。目前，全市各项抗震减灾工作正有序进行。

为减少地震带来的影响，市委、市政府恳请广大市民支持配合全市抗震减灾工作。

一、此次地震中心距成都市区 92 公里，地震中心不在成都市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恐慌，照顾好老人、妇女和儿童，尽量待在空旷地带，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二、公安机关已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对金融、商场学校、医院、车站、机场党政机关等重点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对乘机实施危害公共秩序，侵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将予以坚决打击。

三、市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通信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共产品的保障和监控，及时排除因地震引起的各种故障，确保广大市民基本生产、生活需求。

四、市委、市政府已要求机关公务人员和全体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坚守岗位，加强值班，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广大市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与主城区让人庆幸的情形截然相反，成都市区之外的部分地区的灾情让人惊心动魄！

综合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8 年 6 月出版的《“5·12”汶川大地震 成都抗震救灾纪实》、2009 年 4 月 20 日《成都日报》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在这场灾难中，与汶川紧邻的成都市所辖都江堰、彭州、崇州等地遭受重创，龙门山地区 84 个乡镇严重损毁，10 余个乡镇被夷为平地。总计死亡 4307 人，伤 33506 人，房屋受损 230 万间，倒塌 78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1247 亿元。上百万人因房屋倒塌、损毁而无家可归，全市共有 109 万人、28 万余户急需过渡安置，受灾人口高达 290.4 万人。

2009 年 2 月 5 日，在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章节的成都抗震救灾情况只有 1739 个字。这 1739 个字，可谓字字千钧，多少艰难险阻，多少英勇牺牲，多少泪汗交融，多少呕心沥血，多少智慧奉献，多少日日夜夜……尽在其中！

第一时间，阶段任务，重大胜利。“四件事”，件件紧急，事事逼人，必须又快又好，何其不易——

一是争分夺秒抢救被困群众。第一时间调集全市 1400 名消防官兵、1.7 万名公安干警、1.3 万名民兵预备役人员和数千名机关干部，以最快速度赶赴灾区，在全省率先实现抢险救援到村。5456 名群众从废墟中被救生还，13 余万受

困群众和1.3万境内外游客被解救转移。紧急派出800余支急救医疗队奔赴灾区实施现场救治,8.4万受伤人员及时得到免费救治。组织开展志愿者服务11.4万人次,地震当日1000余台出租车自发赶赴灾区转运伤员,冒雨无偿献血的市民超过5000人。

二是千方百计安置受灾群众。迅速组织市内对口援建,紧急调运粮食、饮用水、药品、衣被、帐篷等生活急需物资,设置临时救助点和集中安置点1844个,保证了本市和外地200余万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有居处。举全市之力“决战八一”,为94.7万受灾群众集中建设活动板房、修复受损住房,积极为集中安置区和分散安置的受灾群众提供周到细致的生活服务,在全省率先完成过渡安置任务。实施就业社保特殊政策,帮助34.8万灾区群众实现就业,积极开展捐衣赠被送温暖等活动,确保了受灾群众安全过冬。

三是集中力量做好基础保障。紧急调集1000余台大型工程机械,以最快速度打通灾区救援通道,以最短时间恢复灾区通信和水电气供应。全面开展城乡住房和公共设施安全排查,紧急排险水库67座、堰塞湖22处、地质灾害112处。严格疫情监测和卫生监管,组织26.3万人次深入灾区开展卫生防疫,实现了大灾之后无疫情。强化救灾资金和物资筹集、接收、调配和监管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救灾救援需求。全力保障生命通道畅通,及时转运救援物资,充分发挥了全省抗震救灾基地、通道和窗口作用。

四是全力以赴维护社会稳定。迅速调集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强化要害部门和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确保主城区和灾区社会稳定。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作用,及时向公众通报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多渠道普及防震知识,深入报道英雄事迹,为抗震救灾提供精神动力。组织群众工作组深入灾区,协助做好宣传解释和精神抚慰等工作,有效化解不稳定因素。严格市场监管,强化市场供应,确保食品安全和物价平稳。在全省率先恢复灾区正常生活生产秩序。

灾难是挑战,亦是检阅。它挑战了一个城市从干部到民众、从上至下应对重大公共危机“峰值”的能力,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全面检阅和展示了成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和五年来城乡一体化在物质、精神、人力等各个方面所铺下的成都实力。

面对这一特大地震,成都用最短的时间恢复了城乡群众正常的生活生产,实现率先救援进村、率先过渡安置、率先学校复课、率先启动重建的成都速度。

从5月12日到8月20日,汶川大地震100天。

这100天漫长而悲痛,经历了地动山摇、房倒屋塌、生死离别,成都失去了太多太多;这100天短暂而振奋,完成了抢险救人、安置攻坚、卫生防疫,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成都奇迹。

100天中为期43天的“决战八一”是成都奇迹的经典之作。围绕这个“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当初有人对它曾充满质疑与争议。

灾难，突如其来：全市 80 余万间房屋瞬间倒塌，近百万群众失去安身之所；难题，前所未有：全市 28 万户受灾群众急需安置。

5 月 20 日下午，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 11 次会议召开，“100 万套板房”的目标确定。就在当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紧急召开会议，向全国 23 个省市和计划单列市下达了对口支援灾区过渡安置房的建设任务。

5 月 22 日开始，来自福建、江西、山西、重庆、安徽、河北、山东、厦门、上海、海南等 10 路援建队伍陆续到达成都灾区。

5 月 24 日，成都市抗震救灾对口支援工作现场会在都江堰召开，受灾较轻的 15 个区（市）县将对口支援都江堰、彭州、崇州 3 市 26 个受灾严重的乡镇。

5 月 26 日，经过紧张的找点、定位后，第一批 6 万套活动板房开始建设。外省市援建工作主要是板房建设，而场地平整及水、电、路、通信等公共配套建设则由受援地和对口支援区（市）县共同完成。

6 月 17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向社会公开作出“决战八一”的庄严承诺——“早一天住进活动板房，受灾群众就能少受一点苦，早一天恢复正常生活，早一天过上‘有家’的生活。”这时离 8 月 1 日时间已不到两个月。

“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没雨拼命干”。此后的几十天内，成都市各个灾区的板房建设工地上一派火热景象。

7 月 25 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胜利完成，比承诺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周。短短 43 天，10 万参战者建成了 20 多万套板房，解决了百万人的过渡安置，平均每一天就有 5000 套板房拔地而起。板房总面积达 10 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座新城拔地而起。

让人震撼的不仅仅是速度。

这些新建的板房，不仅设在地质安全区内，而且避开了未来永久住宅建设区。在集中安置点还同步配套了水电气、广播电视、食堂、浴室、厕所、警务室、诊疗所、商店、文化体育、垃圾收集点等公共服务设施。

在板房内，受灾群众过的不是一种临时、凑合的安置生活，而是一种井然有序的社区生活。在板房内，受灾群众被抚平的不仅是心中的慌张与忧伤，更燃起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到 7 月 31 日，全市所有受灾群众过渡安置全面完成，这时，离“5·12”只有 60 天。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两个成都人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奔向灾区，他们就是为许多人所熟悉的陈岩和尹春龙。

36 岁的陈岩，是千百万四川人在地震中互助互救精神的一个缩影，被媒体评价为“地震中救人最多的志愿者”，也名列网上评选的“汶川地震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这位当过武警、参加过丽江地震救援的成都东冠实业有限公司的营销部负责人，5月12日当晚便独自开车，往返都江堰7次，帮助几十名受灾群众脱险。随后赶到德阳汉旺镇，毛遂自荐，成为国家地震救援队的一名“编外队员”。由于他的热忱、专业、勇敢，在搜救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救出了包括“可乐男孩”薛枭在内的20多名幸存者。陈岩身材高大，头戴钢盔，一件花格T恤好多天来不及换，在一片穿着救援制服的国家地震救援队员中十分显眼，在那些焦急等候的家长眼中，他就是救命英雄。5月16日22时，国家救援队转战北川中学，陈岩留下来，独自指挥地方救援队员施救。10小时之后，东汽中学最后一名幸存者终于获救。中央电视台在5月18日晚的新闻联播中，以长达1分半钟的镜头报道了陈岩。

种蘑菇为生的尹春龙是一个想当英雄、想干大事的人。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尹春龙揣上4000元钱，不声不响就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失踪，从双流家的蘑菇棚出发，花了370元钱，租车到了都江堰。扒废墟、抬伤员，忙了一阵后，13号他又只身前往映秀，“一定要亲手救出活人”。在映秀湾水电厂一处高高的废墟上，“不要命”的尹春龙双手攥着一把短镐，开始了他孤胆英雄式的人工挖掘。他拖出了横亘在救援者和幸存者之间的一具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后，终于救出了被埋150个小时的虞锦华。这之后，备感兴奋的尹春龙没戴头盔，也没戴口罩，继续玩命地掘进。经过30个小时的推进，到19日晚10点，尹春龙已经够到了被埋178小时22分钟、在“5·12”大地震中成为一个极限的幸存者马元江。当尹春龙被推到摄像机前时，他对着镜头向父母大喊：“我是龙龙，我救了两个人，你们会在电视上看到我！”

5月底，他再回灾区做志愿者，加入了搜救失踪直升机的队伍。因为他的出色表现，阿坝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冯毅特意为他写下一段话：“尹春龙同志作为志愿者，在清理和搬运烈士遗体工作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参加了第4位烈士遗体在最艰难、最危险地段的搬运，第5位烈士遗体全程的搬运工作，其间多次整理遗体包装袋，是一位优秀的志愿者。”

陈岩为人低调，凝聚力强，身边团结了一大批志愿者。尹春龙则渴望自己的事迹被每一个人知道，以至于对报纸版面的多少、提法都很在乎。虽然如此，这位20岁的小伙子“用生命救援”的行为，得到人们充分的赞许。

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显示出成都人平民英雄的丰满形象。

成都说自己是整个四川的“长子”。关键时刻，成都人挺起脊梁、肩负起振业兴家的重任。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成都——当机遇和责任同时到来，这个城市选择了飞翔。地震后，人们这样评价成都——当灾难与使命同时降临，这个城市选择了担当。

如果说百日攻坚犹如百米冲刺，那么千日奋战、五年大业正像万米长跑。成都又踏上了千日长跑的起跑线，抗震救灾从“百米冲刺”转入“万米长跑”，成都肩负起重大使命——“三年全面恢复，五年全面提升”的灾后重建总体目标。

第三节 危之机 三重门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灾难和危机尽管带来痛苦、困难和挑战，但往往也蕴涵着机遇。需要审时度势，迎难而上，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凡事预则立。成都提出了“三年全面恢复”、“五年全面提升”的灾后重建目标。“三年全面恢复”，即力争用三年努力，重灾区率先在全省完成灾后重建的主要任务，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初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社会和谐稳定。“五年全面提升”，即再用两年努力，使灾区产业发展水平、经济繁荣程度和群众收入水平明显提升，科学发展的后劲显著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三圈层市、县平均水平。“三年”目标，按照全国全省的统筹部署，后来调整为“两年基本完成”。

成都把灾后重建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整体推进损毁住房重建、基础设施重建、公共设施重建、生产设施重建、城镇体系重建和生态环境重建“六大工程”；坚持灾后重建与试验区建设相结合，家园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物质家园建设与精神家园建设相结合，政府推动与群众自救、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相结合“四个结合”，又好又快地推进灾后重建，努力把重灾区建设成为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样板。

在急如星火、急风暴雨的抢险救灾告一段落之后，成都推进灾后重建念念不忘两个字：科学。突出规划先导便是科学重建的起笔。

灾后重建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提升式重建，必须先要作出一个符合持续发展、让群众满意的规划。

科学的规划是统筹推进灾后重建的前提与基础。灾后重建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永久性住房、生活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产业发展等一系列的重建工作，都需要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规划来作为龙头。

欲速则不达。成都的灾后重建规划没有片面地追求快，而是高度注重了科学的规划，这样就为统筹推进灾后重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长远来说，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实效。

要说灾后重建的规划，就不能不提到彭州市磁峰镇鹿坪村，这一个隐于大山深处的如画小村，也是成都市灾后重建规划大会战的一个转折点。

2008年8月中旬，已经准备开工的鹿坪村重建安置点，放弃了整齐划一的设计方案，重新规划设计。最初的方案对鹿坪的地域风貌特色以及今后的产业发展考虑并不周全。新方案不仅挨家挨户充分征求了老百姓的意见和需求，而且把鹿坪特有的山水景致以及优势资源全部融入，告别将城市小区搬到农村的简单克隆，着力打造现代城乡和谐相融的现实样本。这样的规划一出来，又漂亮又实在，老百姓围聚在规划图前不走，都说多等几天也值得。

以往的农村，修房造屋，图纸就在工匠的脑袋里。哪家看得过去，自家就“比”